



戰國

原題《前後七國志》

[明] 吳門嘯客 著

[清] 烟水散人 著

楊 簫 點校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戰國

原題《前後七國志》

〔明〕 吳門嘯客 著

〔清〕 煙水散人 著

楊 簫 點校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原题《前后七国志》/（明）吴门啸客，（清）

杨萧点校.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80-6306-5

I. ①战… II. ①吴… ②烟… ③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
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2205 号

选题策划：高 苏

电 话：64663331—3069

84545483

电子邮箱：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高 苏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11年4月北京第1版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开

字 数：266千字

印 张：19.75

定 价：3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潼关城白起偷营 朱仙镇孙庞结义	 (5)
第 二 回	白鹿仙击涓大冰雹 鬼谷子授膺假天书	 (12)
第 三 回	魏王计赚辟尘珠 庞涓大战宜梁道	 (19)
第 四 回	田忌割须归本国 王敖斧劈大言牌	 (25)
第 五 回	金銮殿孙膑来朝 演武场庞涓败阵	 (32)
第 六 回	金兰契仇成刖足 木盒歌数定装疯	 (38)
第 七 回	百花园中冤孽箭 卑田院里祝融灾	 (46)
第 八 回	征魏国假两邦旗号 退燕兵赌百铤黄金	 (53)
第 九 回	孙膑用计藏木柜 庞涓被屈受披麻	 (59)
第 十 回	造纸人金蝉脱壳 抬顽石拔草寻蛇	 (65)
第 十 一 回	鲁王两次认靴鱼 袁达二番遭陷阱	 (71)
第 十 二 回	九曜山野龙纳款 丞相府太尉退婚	 (77)

第十三回	假新人华堂变脸 真小姐帅府联姻	 (84)
第十四回	廉刚命丧百翎关 庞涓身浸渭河水	 (90)
第十五回	赚齐师马安屈死 擒韩后袁达回营	 (96)
第十六回	驾席云冯驩绝技 私金币邹忌谗言	 (102)
第十七回	南平王埋名诈死 颜仲子观柬详诗	 (109)
第十八回	张倩奴用风月赚 魏太子遭虎狼囚	 (116)
第十九回	庞涓堕计诛皇甫 张才错刺出齐营	 (123)
第二十回	践誓分尸走马陵 功成拂袖归云梦	 (129)

第一回

潼关城白起偷营 朱仙镇孙庞结义

古风^①一首

偶荒色乱计无余，若何纷纷怨独夫？
戡^②定但^③教唯至德，征诛端^④不在谋谟^⑤。
忽然梦感飞熊兆，圣主躬下征贤诏。
渭滨^⑥老子隐羊裘，八百洪基凭一钓。
同异姓氏沾天禄，分茅裂土^⑦禁员幅，
筹之七十有二君，倏尔^⑧并吞只六国。
周室倾颓无震主，强梁^⑨自古多跋扈，
心希定霸必尊王，志在攻城与掠土。
机诈固难援^⑩世事，天伦岂易委泉台。

-
- ① 古风——绝句、律诗之外，在对仗、平仄等方面不做要求的古代诗体。
② 戡（读刊）——攻克，平定。
③ 但——只。
④ 端——终究。
⑤ 谟（读末）——计谋，谋略。
⑥ “渭滨”二句——言周文王路遇姜太公蟠溪垂钓，遂延请为军师，为大周灭商夺得天下的传说。
⑦ 分茅裂土——古代帝王的大社，用五色土筑坛，一方一色，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典。分封某方面诸侯时，就用白茅包取某方的土授予。
⑧ 倏（读书）尔——迅速，极快的样子。
⑨ 强梁——强横，强暴。
⑩ 援——帮助，引导。

漫观刖足①风波险，生死交情安在哉？
 人心善恶谁能测，天道昭昭②肯差跌③？
 野笔由来记得真，代异时移终不灭。

这一篇古风单慨周室衰微，群雄扰攘，人人欲定伯④图王，个个欲争强较胜，因而秦、楚、燕、韩、赵、魏、齐各据一邦，瓜分七国⑤。七国之中，独秦最强，楚、燕、韩、赵、魏、齐俱属秦邦挟制。

如今且表燕国。当时，燕王有女，名燕丹公主，招孙操为驸马。孙操系孙武之子，出自将家，幼习韬铃⑥，长娴⑦弓马，也算是一员良将。后生三子：长孙龙，次孙虎，幼孙臤。燕丹公主怀孙臤在身，常梦红云护屋；及生孙臤，眉清目秀，颖悟非常。孙操尝对燕丹公主道：“此儿长大，必握百万之权，乃吾家至宝也。”燕丹公主愈加珍惜。

其年，秦孝公嗣位，差官入燕，催趲⑧进奉。燕王召孙操私议道：“当今七国，独有秦强，若不纳贡，恐反招祸衅。”孙操道：“秦国虽强，吾燕何弱？我王恐秦生衅，何不兴师先自伐秦为上？”燕王道：“卿言最当。今欲伐秦，何人可领大兵？”孙操道：“臣愿领五万人马，立破强秦。”燕王道：“孤闻秦邦名将颇多，恐卿一人不能取胜。”孙操道：“我王请勿过虑。臣子孙龙、孙虎，膂力⑨非常，英

① 刖（读月）足——古代把脚砍掉的酷刑。暗指孙臤故事。

② 昭昭——明显，显著。

③ 差跌（读搓爹）——失误、差池。

④ 伯——周王为诸侯制订了不同爵位，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在此泛指爵位。另可视为“霸”的通假字。

⑤ 七国——春秋之际，诸多小诸侯国逐渐被大诸侯国并吞，到战国时期，只剩下七个主要的强大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

⑥ 韬铃（读前）——古代兵书有《六韬》、《玉铃》，此处指用兵谋略。

⑦ 娴（读贤）——熟练。

⑧ 催趲（读撵）——急促，催促。

⑨ 膂（读旅）力——体力。

名盖世。臣愿携此二子同行，秦不待战而自克也。”燕王大喜，赐御酒三杯、金花三朵。孙操辞燕王出朝，带领孩儿孙龙、孙虎，下教场点齐人马，即日登程。但见：

旌旗乱飐，金鼓齐鸣。密匝匝干戈列队，乱纷纷甲骑连云。
炮响三声，天愁地惨；锣鸣一下，鬼哭神惊。铁骑卷黄尘，一门三将多骁勇；宝刀横白日，万马千军播姓名。

不数日来到潼关，孙操令人马屯扎关外。那秦王孝公，正坐朝堂与多官议事，忽有潼关报到，说燕国驸马孙操父子，领数万人马屯扎关外，要与我国厮杀。秦王闻报，冷笑道：“好个不识时务的燕王！孤差人去催趲他进奉，他倒不来纳贡，反起兵前来触犯。”遂令武安君白起为大将，甘龙、杜回为副将，领兵三万，出关迎敌。

白起领命，来到潼关。孙操闻秦将领兵出战，吩咐孙龙、孙虎镇守大营，亲领一支人马杀奔阵前。白起大喝道：“何物么魔，敢先出阵？”孙操道：“燕国驸马孙操。来将何名？”白起道：“秦国大将武安君白起。”两将挺身出马，战经六十余合不分胜负。

白起抡枪，把孙操刀来架住。孙操道：“你莫非怯战？”白起道：“天色已晚，不是厮杀时节，分兵回去，明早再定高下。”孙操道：“也罢！且放你去将养一夜，明早吃刀。”两家拨马回营。

且说孙操回营，孙龙、孙虎出营迎接。孙操到中军坐了。孙龙问道：“爹爹今日出战，胜负如何？”孙操道：“我儿！好个武安君白起，果然名不虚传。我与他大战六十余合，不分胜负，天晚收兵回来，明日决一死战。”吩咐军中备酒，父子三人就在营中畅饮。诗曰：

大战潼关天日昏，一心直待破强秦。

宵来且尽杯中物，拼醉中军细柳营^①。

且说那白起回营，与甘龙、杜回计议道：“孙操那厮，与我不相上下，势难取胜。如今之计，不能力擒，只可智取。不如乘此更阑人静，分兵三哨，劫了他的营寨，功必成矣。”甘、杜二人齐说：“好计！”随即传令军士准备劫营。白起中哨，甘龙左哨，杜回右哨。

到二更时分，军士各各衔枚，锣不鸣，鼓不响，魑^②地趲进燕营，一声炮响，喊声连天，一齐杀入。此时孙操饮得大醉，孙龙、孙虎亦有半酣，不曾提防劫寨，睡梦中听得喊声，魂不附体，各牵战马，自逃性命，那顾军士死生。父子扳鞍上马，一道烟径往后哨逃去。

白起纵人马绕营混杀，把燕国五万人马杀得罄^③尽^④，尸横遍地，血满潼关，扯起得胜旗，奏凯还朝。秦王大喜，问道：“孤闻燕国孙操智勇兼全，卿何由得此大捷？”白起将劫寨事一一备奏，秦王赐白起黄金千镒^⑤、彩帛百端，其余将士犒赏不题。

那孙操父子逃回燕国，孙操自绑入见燕王。燕王惊讶道：“卿敢被秦师陷了？”孙操道：“臣该万死！臣领兵到潼关，与秦将白起大战一日，不分胜负，天晚收兵回营。不料白起到夜静时，劫臣营寨，人马尽被杀伤。臣父子杀出重围，特来见驾，望王赦臣万死。”燕王听说，叫声：“罢了！真乃貽笑外邦。你为将数年，岂不知提防劫营？如此胡混，岂堪重用，本当正法。姑念椒房^⑥至亲，削去兵权，追还牌印，贬去巡视各门。”

孙操回府，闷闷不乐。孙臆问道：“爹爹今日伐秦回来，忧愁满

① 细柳营——代指军营。

② 魑（读需）——暗。

③ 罄（读庆）尽——全。

④ 镒（读义）——古时重量单位，约合当时的二十两。

⑤ 椒房——皇后所居之殿。这指代皇室之亲。

面，却是为何？”孙操道：“我儿，你年幼不谙世务，问他怎的？”孙臧道：“儿虽年幼，世事颇知一二，不识吾父隐衷为家为国？”孙操道：“为家怎么说，为国怎么说？”孙臧道：“若说为家，家有二位兄长，武艺精强，俱可为父分忧，不必提了。若说为国，莫非外邦轻视我国，朝中缺少谋臣良相，以此过虑？”

孙操道：“我正为此。因秦王倚恃强伯，差人催趲我邦进奉。吾主大怒，着我领兵三万伐秦，不料到得潼关，被白起诡计劫了营寨，损兵折将，逃窜回来。朝廷大恼，将我削了兵权，追还牌印，贬巡各门，所以烦恼。”孙臧道：“爹爹且省愁烦。孩儿心中正想一事，倘若得成，务要两手补完天地缺，一身分豁帝王忧。”

孙操道：“你有何本事敢夸大口？”孙臧道：“孩儿闻得人说，河南汝州云梦山水帘洞有个鬼谷先生，兵书战策、妙略奇谋，无般不谙^①。欲去投他为师，传授六韬三略、入门遁法、呼风唤雨、掣电驱雷、剪草为马、撒豆成兵，那时回来，替我燕国报仇，未为迟也。”

孙操道：“我儿，你所志在此，我不阻你，不知几时可得回来？”孙臧道：“多则三年，少则两载。”孙操道：“只是你母爱惜你，未必肯舍你去。”孙臧道：“人生天地间，谁不欲建功立业？况男子志在四方，岂可守株待老？望爹爹慰解母亲。”

孙操同孙臧到后堂，见燕丹公主说道：“孩儿孙臧，今日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特来拜别。”公主道：“我儿小小年纪，不在家中学习，为何却要远去？”孙臧道：“家中学习如何有成？况今正缺贤臣谋士之秋，不去习些武艺，等待何时？”公主再三苦留不住，没奈何，吩咐道：“我儿路上须要小心，早去早回，免我悬望。”

次日，孙臧收拾行李，拜辞父母并兄弟，出幽州城而去。

再说宜梁魏惠王驾下有个丞相郑安平，其日朝罢回来，往牛头街经过。值寒冬之际，街道上水浆凝冻，结成寸冰。正行之间，马

^① 谙（读安）——知晓，精通。

蹄踹在冰上，老大一滑，险些把个当朝丞相坠下马来，左右连忙搀住。郑安平着恼，吩咐左右把两边居民拿来，一齐跪在马前。安平道：“你等为何把水浆倾泼街道？”众人道：“非干我等之罪，乃开染坊庞衡家倾泼的。小人们屡次说他，他恃顽不听。”

安平差人把庞衡拿来，打了二十大棍放去。

那庞衡之子，名唤庞涓，性多暴戾，见父亲被郑安平打了，一时怒起，取一条短棍，把十数个染缸打得粉碎。涓母上前扯住道：“这是生意家伙，打碎了，把甚过活？”庞涓道：“我父今日受郑安平如此羞辱，都是染缸的祸胎。我家不开染坊，水浆如何污泼街道，教我此仇如何得报？”其母道：“这却是他管的事情，这也无可奈何。你把这染缸打碎怎的？只要下次小心，不泼街道上罢了。”

庞涓道：“今后劝父亲不要开甚染坊罢。我如今收拾行李，到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教他传些兵法，他日倘得执一印、掌一国，也可报郑安平之仇。”遂拜别父母，出了宜梁城，挑着行李，来到一株大树边。

正欲歇担少息，见树下一人席地而坐，在那里打盹。庞涓暗想道：“这个人年貌似我仿佛，莫不往那里攻书的？”遂近前问道：“兄长往何处去的？”那人醒来，看见庞涓，倒身施礼。庞涓道：“兄长上姓？何邦人氏？”孙臆道：“吾父是燕王驸马，姓孙名操。我是第三子孙臆。”庞涓道：“失敬。欲往何方？”孙臆道：“将往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学艺。敢问兄长上姓？贵邦何处？”庞涓道：“小可姓庞名涓，魏国人氏，也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孙臆道：“如此甚好。兄长不弃，就此订个生死之交。”庞涓道：“公子金枝玉叶，小可间阎匹夫^①，安敢过扳！”孙臆道：“说那里话！同到前面朱仙镇，买些香烛，拜告天地，长者为兄，幼者为弟，方是结义之

^① 间阎（读吕言）匹夫——间是里巷的大门，阎亦指巷门，均指代民间；匹夫，指寻常百姓。

礼。”庞涓道：“有理。”

二人各取行李，行到朱仙镇，备下香烛，对天发誓。庞涓道：“大哥居长，请先誓。”孙臆遂对天告道：“孙臆，燕邦人氏，路遇魏国庞涓，结为兄弟，同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有书同读，有艺同学，一有私心，天地鉴察，永为畜类。”

庞涓听了没奈何，也对天告道：“庞涓，魏国人氏，路遇孙臆，结为兄弟，同到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有书同读，有艺同学，如有昧心，不得还乡，夜走马陵道，乱箭射死，七国分尸。”

誓毕，二人对拜八拜，孙臆为兄，庞涓为弟。庞涓道：“哥哥，你我既结拜了，可把行李并作一担，待小弟挑。”孙臆遂并了行李。

庞涓挑着一路走，一路想，心生一计，假意一交跌倒，把行李撇在地上，叫道：“大哥，不好了！”孙臆不知是计，问说：“兄弟怎么？”庞涓道：“小弟在家，自不曾挑着担子，一身骨痛难当。”孙臆道：“快到前面客店歇宿，明日再行。”遂一手搀着庞涓，一手按着行李在肩，往前面旅店歇宿。明日又行，孙臆只得把行李挑了在前。庞涓在后，以为得计。

二人行不多时，到了一座高山。山上树木交加，并无入迹。庞涓唬怕，暗想：高山峻岭，必多豺虎，我在后走，倘有疏虞，怎生是好？又心生一计，道：“大哥，山上草深露湿，不好行走，小弟当先开路。”遂走过前。

忽见树林中跳出一只花斑猛虎，张牙舞爪，望庞涓乱扑，吓得庞涓大声叫道：“大哥，快上来救救！”孙臆赶上前，见是只虎，遂歇下行李，近前对虎唱个喏道：“虎哥，我孙臆同庞涓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望你让条去路。”那虎见孙臆吩咐，张睛怒目，照定庞涓。庞涓慌了，望一株大树上溜将上去，那虎又紧紧蹲在树边。

庞涓在树上叫道：“大哥同行，莫疏伴，救我一救！”孙臆又对虎道：“虎哥，树上的就是我兄弟庞涓，望你方便他下来同去。”那虎摇头摆尾，从林中去了，庞涓方爬下树来。原来这虎不是凡虎，

就是鬼谷仙师驾车神虎，特奉仙师差遣，来探孙、庞二人心术的。

孙臧道：“这山上树木丛密，不便游玩，快下山去。”二人遂走下山。又见一条深涧，并没桥梁，单见有一独木。庞涓害怕道：“大哥，这独木桥如何过去？”

孙臧正在待渡，忽然来了一个道童，挑两个筐儿慢慢行来。孙臧歇担上前，问道：“童哥，借问一声。我要往云梦山访鬼谷仙师，别有去路么？”道童道：“没有别路。此处名独木桥、鹰愁涧，是去云梦山的正路。二位不便过去，与我些不鬼，待我挑二位过去。”孙臧取二十文钱，送与道童。道童接了钱，问道：“二位是那个居长？”孙臧道：“我长。他是兄弟。”庞涓在旁道：“与你钱，你只管挑我们过去，何兄何弟，干你甚事？”道童笑道：“我问你年长幼，有个因由：年长的坐在前面筐里，年幼的坐在后面筐里。”

庞涓暗想：在前面筐里，坐歪斜些还可抱定绳索，若掉下涧尚可救，坐在后筐掉下涧去，那个看见？就说道：“童哥，我从来胆小，望你把我坐在前面筐里。”道童道：“也罢，你就在前筐坐着。”孙臧坐于后筐。道童吩咐二人俱合着眼。

不知道童怎生挑过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白鹿仙击涓大冰雹 鬼谷子授臧假天书

话说道童把孙臧、庞涓挑了到独木桥中间，故意把担儿卖几个转折。孙臧并不吃惊，只庞涓害怕，两手紧紧摸着筐索，连声叫道：“童哥挑稳，莫唬杀我！”道童道：“不妨。合着眼坐着，开眼就要掉下涧去。”庞涓愈加把眼闭紧，心头别别跳个不了，暗想：道童恁般

无理，过桥去，着实打他一顿，才消这口气。

少顷，过了桥，道童歇下筐儿，叫二位开眼。孙蒧、庞涓走出筐来，开眼一看，那道童并筐儿都不见了。看官，你说道童是谁？即鬼谷仙师焚香童子，仙师特地差来试探孙、庞心术。孙蒧道：“奇事！分明是个仙童，来度我们过桥，不可不拜谢。”两人望空遥拜。

又行数日，来到云梦山，定睛观看，但见那：丛崖怪石，峭壁奇峰，满山前瑶草琼芝，四下里禽飞鹤唳，涧畔密结薜萝，沿堤丛生花竹，虽然尘世逍遥地，半是蓬莱小洞天。两人来到洞前，见洞门紧闭，门上一个石碑，上镌六个大字是：“云梦山水帘洞”。

两人徘徊良久，忽见一个樵夫从洞前经过。孙蒧问道：“樵哥，这里可是鬼谷仙师的洞府么？”樵夫道：“正是。二位问他何干？”孙蒧道：“我是外邦人氏，闻仙师之名，特来投他学艺。”樵夫道：“要见仙师，须要诚心拜开洞门，方才得见。”庞涓道：“拜几拜才开？”樵夫道：“有诚心一拜即开，没诚心一年半载也拜不开。”樵夫说罢，拱手而去。

孙蒧对庞涓道：“兄弟，千山万水来到此间，怎说没诚心，就拜几拜，有甚相亏？”孙蒧倒身下拜。庞涓拜了一拜，站在后边自想道：“不要拜，少不得孙蒧得见，我也得见，拜他何为？”孙蒧回头，见庞涓不拜，便说：“兄弟，不要灰了道心，还来同拜才是。”庞涓勉强下拜。

拜到午时三刻，洞门一声响亮，忽然大开，里面走出一个道童，问道：“二位到此何干？”孙蒧道：“燕国孙蒧同魏国庞涓，来投鬼谷仙师学艺，敢烦通报。”道童听了，转身进去，禀知鬼谷。

这鬼谷^①乃晋平公时人，姓王名利，世居清溪，尝入云梦山采药，得道不老，业于谷中，因号鬼谷。当时吩咐道童：“掇^②张交椅

① 鬼谷——也称鬼谷先生、鬼谷子，史载的鬼谷子系楚人，传说为苏秦、张仪之师，战国时纵横家鼻祖。本书中的鬼谷先生，系著者假托。

② 掇（读多）——用双手拿。

放在洞门下，待我出来。”道童依命，连忙取交椅放了。

鬼谷行至洞门下坐定，叫道：“学艺的过来。”孙臧、庞涓近前下拜，鬼谷问道：“二子姓甚名谁？何邦人氏？”孙臧道：“弟子孙臧，燕国人氏。”又指庞涓道：“他姓庞名涓，魏国人氏，是弟子途中相遇，遂尔结义，同叩吾师，望乞收录。”鬼谷看孙臧相貌，熊腰虎背，道骨仙肌，有怀仁尚义之心；又看庞涓，鬼头蛇眼，背后见腮，忘恩负义，嫉贤妒能，不得善终之相，遂道：“孙臧堪以授艺，庞涓难以学习，回家去罢。”孙臧哀告道：“师父！同胞莫蹉违^①，况路途结义，尤胜同胞。弟子学得艺成，庞涓也学得成，望师父一并收留。”鬼谷道：“也罢，你们试试聪明我看。若把我赚^②得出洞门，就收了他，赚不出，打发回去。”

庞涓沉吟半晌，高叫道：“师父！云端里两条龙斗，请师父观看。”鬼谷微笑道：“此时冬月，有甚么龙斗。”庞涓又道：“师父，南天门李老君来了。”鬼谷道：“李老君适才别我去，怎的又来！”庞涓道：“弟子在师父椅后放把火，师父怕烧，只得出洞。”鬼谷笑道：“权当你的见识。”又问孙臧：“有甚见识赚我出洞？”孙臧道：“弟子愚顽，无甚见识。师父把椅拿在外面坐了，待弟子想个见识赚师父进去还可，若师父在洞内，一世也赚不出来。”鬼谷叫道童掇交椅向外坐了。孙臧道：“弟子已赚师父出洞了。”鬼谷大笑道：“我倒被你赚了。”遂引二人到里面拜祖师圣像，吩咐今日将晚，归房歇宿，明日习学。孙、庞领命去讫。

次日，鬼谷唤孙臧、庞涓吩咐道：“古云：‘徒弟徒弟，先供使令，方才学艺’。二人每日一个攻书，一个打柴。如孙臧攻书，庞涓打柴；庞涓攻书，孙臧打柴。”二人齐道：“依遵师令。”鬼谷道：“今日为始，孙臧年长，先攻书，庞涓去打柴。”

① 蹉（读搓）违——错过，阻挠。

② 赚——用蒙骗，诳哄的手段达到目的。

鬼谷打发庞涓去，取本书递与孙臆，嘱咐：“此书与你自读，不可与别人看。”孙臆接书，径往房中去读。不料庞涓打柴回来，先见了师父，后到房中问孙臆道：“大哥，今日不知读何书？我看看。”孙臆道：“兄弟，我与你当日朱仙镇上结义之时，对天发誓有书同读，有艺同学，怎不与你看？”连忙将书递与庞涓。庞涓接来，灯下读几遍，通读熟了。

明日当孙臆打柴，庞涓读书。鬼谷取书递与庞涓，庞涓接书，进房攻习。孙臆回来，问庞涓：“今日读的什么书？”庞涓支吾道：“师父今日道友相访，烹茶煮饭混了一日，教我也忙了一日，不得工夫读书。”孙臆信他。如此多番，凡孙臆读书日子，晚来与庞涓看；庞涓读书日子，托故不与孙臆看。

光阴如梭，两人学艺到了一年。庞涓叫孙臆道：“大哥，你我学艺一年，皆有些本事，不知中用不中用。明日禀过师父，只说同下山打柴，把本事试演一番如何？”孙臆道：“此言正合吾意。”

次日，孙臆、庞涓禀过师父，一同下山。孙臆把顽石摆下一阵，叫庞涓看是什么阵？庞涓看了道：“青龙出水阵。”孙臆道：“这阵你破得么？”庞涓道：“要破何难！”拿起扁担从那方起，那方止，把个青龙出水阵点破。

孙臆道：“兄弟，你也摆一阵，看我认得么？”庞涓也把石摆下一阵，孙臆看不出，问道：“是什么阵？”庞涓道：“就是大哥才摆的青龙出水阵。”孙臆摇头说：“不像。”庞涓道：“此是我摆差了，大哥故看不出。”口里虽说，心内暗暗欢喜说：“吾学足矣！我知认得他的阵，他认不得我的阵，岂非我高似他？”傍晚两人依旧安歇。

一日，鬼谷吩咐二人道：“我今日要往终南山赴松花会，你们好生看守洞门，过七七四十九日，同下山来接我。”鬼谷嘱毕，驾一朵祥云腾空去了。

到了四十九日，孙臆对庞涓道：“师父吩咐在先，去四十九日回来，今日已满，你我可同下山迎接。”当下忙备仙桃、仙酒，二人携